

平實居士◎著

真假開悟

——真如、如來藏、阿賴耶識間之關係——

佛教正覺同修會



真假開悟

真如、如來藏、阿羅漢、藏間之關係

實居士述著

序文及引文

ISBN 957-41-1845-2

（鸚鵡摩訶）語世尊曰：「我父都提，大行布施，作大齋祠；身壞命終，正（應該）生梵天；何因何緣，乃生此下賤狗中？」世尊告曰：「汝父都提，以此（大行布施故生起）增上慢，是故生下賤狗中：「梵志增上慢，此終六處生：雞狗豬及豺，驢五地獄六。」……若有男子、女人，急性多惱，彼（等諸人於深妙正法）稍所聞便大瞋恚，憎嫉生憂、廣生諍怒；彼受此業，作具足已（誹謗正法的惡業具足作了以後），身壞命終必生惡處，生地獄中。」（中阿含《鸚鵡經》）如佛所言「因施而生慢者墮畜生道，因聞所未曾聞之深妙法便作誹謗之業已即墮地獄」，則學人因師之助而悟者，若因得此「真見道」之淺悟而生起增上慢，而妄自尊大，而自行創造新佛法，冠於原有正法之上，用以誹謗正法及謗賢聖者，其過更增，欲求不墮地獄後長劫輾轉三途者實難，有智學人當以此佛語自省。

——平實居士——

既然《華嚴經》中說，證得阿賴耶識心體之人，可以運轉阿賴耶識心體而發起本覺智，故說親證阿賴耶識者方是親證本覺者，方是證真如者；《起信論》中更說證此本覺者方名始覺（初次證悟）之菩薩，由此證知：親證如來藏者方可名為真實開悟者，除此絕無般若之開悟。則未證如來藏（阿賴耶、異熟、無垢識）者，既無本覺智，必非真實開悟者；若示人已悟，則成大妄語業。而此本覺智，唯有大乘別教菩薩所證般若智慧中方有，二乘聖人及大乘通教中之阿羅漢、緣覺位菩薩皆未證得第八識如來藏，故皆無此本覺智，故二乘皆無般若實相智慧；是故親證阿賴耶識心體，而能運轉阿賴耶識心體之人，才是真實證悟之人，即是證得本覺智之始覺位菩薩。若人否定阿賴耶、異熟、無垢識心體，即是外於真正之本覺智而欲別求本覺智，斯人非狂、即痴，絕無絲毫智慧，是故若人否定阿賴耶識心體，謗為生滅法而別求覺悟真如者，即是謗法謗佛者，其理極明。

——平實居士——

序 文

緣於二〇〇三年初，農曆新年期間，有本會親教師楊居士、蔡居士、法蓮師夥同悟觀師（即紫蓮心海沙彌）等人，結夥串聯而否定阿賴耶識心體，將佛所說「本來而有、永不可壞」之金剛心阿賴耶識心體謗爲生滅法，欲使大眾誤會三乘菩提根本法體之阿賴耶識心體是生滅法；並以私下結夥串聯之方法，迷惑近百人追隨之，以種種手段極力運作，欲使正覺同修會瓦解於一旦。後時因爲彼等拒我於千里之外，致使平實始終無法獲得機會與彼等對話，於此不得已之情勢下，乃以一夜又加一日之時間，造《略說第九識與第八識並存：等之過失》一文，略爲宣示八九識並存之種種過失，顯示彼等所主張之法義有無量過失；又因彼等努力串聯，影響會中約三十位法師（註）離開同修會隨其學法，楊、蔡、蓮等諸人誣謗平實之法有誤，又捏造無根之事實，誣謗平實身口意行，促諸法師隨其退出同修會，隨其修學「更高之正法」；楊先生初期更自謂已證佛地眞如，渾然不知自己實墮大妄語罪中。然諸法師隨於楊、蔡、蓮等人修學不久以後，即發覺其法多有過失，心中起疑，乃將楊等諸人告誡不許示余之楊、蔡、蓮等

人知見，於三月二十七日隱覆地址名氏而來函具言，以真誠之心求余探討真義，因此緣故，平實乃日夜急書覆函而作辨正與釐清，故有五月底之四百餘頁《燈影——燈下黑》一書出版，廣示正法實義，以此欲促楊、蔡、蓮：等諸人回心轉意，懺悔謗法毀佛之過，以救謗法毀佛之地獄業。（註：彼諸法師大多尚未破參，然不久即已發覺楊、蔡、蓮之說法有嚴重錯誤，導致多數人捨彼而去。）

楊、蔡、蓮：等人將法界實相心體之阿賴耶識橫加否定，謂非實相心體，更於佛說第八識實相心體之上，別立另一想像之心，冠於實相心阿賴耶識心體之上，以此想像之法作為實相心體，更謂此一別立而不可證之心體為出生阿賴耶識心體之實相心；其手法，與印順之建立「不可知、不可證之意識細心」、建立「涅槃不可知」之作略如出一轍。然而如是外於聖教而別作建立者，有種種過失，說之不盡。今略說三過者，其一：若彼所說正確者，則應阿賴耶識非是佛所說能生萬法之心體，被生之心不可能出生萬法故，能出生萬法之阿賴耶心體必是實相心體故；其二：若言彼等所別立之真如確屬能生阿賴耶識者，則彼真如必定是心體，若非心體則無可能出生任何一法故，則彼等絕無理由狡辯為「非是心體」、「同是第八識」，則成八九識並存，而有無量過失；其三：佛及諸菩

薩皆說「眞如唯是識之實性」，乃是第八阿賴耶識心體上所顯示之眞實性，皆說眞如乃是在「識之實性」上施設建立轉依之法相，故說眞如非實有，故說「眞如亦是假施設名」，是故不可心生顛倒而建立眞如爲能生阿賴耶識心體者，否則即成「女能生母」之大過，亦成就「美麗能出生花體」之過失。由是故說楊、蔡、蓮等人當時不肯接受余之攝引——不肯接受平實低心求見相救——導致彼等心生顛倒之後坐令平實失去挽救彼等之機會。如今彼等謗法毀佛之事已然成就，然觀察彼等所知所見，絕非如實見，皆已悖離般若眞旨故。

如是妄於萬法實相心體阿賴耶識之上，別立阿賴耶識心體所顯現之眞如法性，作爲能生阿賴耶識之法，乃是顛倒見。楊、蔡、蓮等諸人，上於萬法本源之阿賴耶識，別立另一能生阿賴耶識之想像法，乃是畫蛇添足、頭上安頭之妄舉；何故言彼畫蛇添足、頭上安頭、爲虛妄法？謂畫蛇時所添之足及頭上再安之頭，皆是虛妄想所生之子虛烏有法，法界中實無其法，故說蛇足及頭上之頭皆名虛妄。即如愚人妄將其師所示眞金謗爲非金，欲於眞金之外別覓眞金；邪見所崇故，乃將黃銅建立爲眞金，堅執自己所覓得之黃銅爲眞金，然後更來否定其師所示眞金爲非金。如今彼等諸人同此愚人，否定眞金阿賴耶識，別覓想

像中才可能存在之另一法爲實相心體，或返認離念靈知意識心體名之爲眞如；如是畫蛇添足、頭上安頭、返墮常見而不知自過，猶誤以爲是精進增上，皆因信未具足而不能安忍於阿賴耶識心體所致，亦因福德未滿足而不肯先意下心探討法義，坐失親與善知識當面探討之機緣。乃至平實下心求見於楊、蔡二人，竟不肯俯允相見，令平實「自屈己心、欲救弟子」之善行不能得遂，如是自斷菩提慧命之生路，豈可謂之爲有智之人？

如斯等人所說所爲，並非創見；謂古時已經有人如是互相質疑，是故古來有謂「識共有六」者，有謂「識共有七」者，有謂「識共有九」者，有謂「識共有十」者；彼此共諍互非，各執一詞自以爲是，因此促成玄奘菩薩之西行求法。非唯古時，近代亦有日本一分佛學研究者主張：「識共有六，不出於六；第七及八，皆是後人創造第三轉法輪經典所說。經中若言有七、八識者，皆屬方便說，皆是從第六意識中細分而有者。」追隨如是謬說之邪法者，台灣多有其人，即是印順、昭慧、性廣、傳道、星雲、證嚴等人是也。如斯等人堅決主張「識唯有六」，不肯承認實有第七識意根，不肯承認實有第八識如來藏，皆成謗法毀佛之徒，本質正是獅子身中蟲也。

然而昭慧、傳道、星雲、證嚴：等人如斯邪見，實非自己之創見，乃是承繼印順法師之邪見而來；印順則是宗秉於藏密黃教宗喀巴《菩提道次第廣論、入中論善顯密意疏》之應成派中觀邪見而來者。至於宗喀巴之如是邪見，亦非是自己之創見，乃是宗本阿底峽秉承於古天竺「晚期佛教」密教化後之密教上師寂天、安慧否定阿賴耶識之邪見，以及月稱「菩薩」之《入中論》否定如來藏後之一切法空邪見，故說印順、宗喀巴、阿底峽：等人所說唯有六識之邪見，皆非自己之創見也，皆是食彼未悟古人之涎唾者。

至於天竺密教化後之「佛教」密宗上師月稱、寂天：等人，為何會堅決主張「識共有六，絕無七八」？皆因第七識所顯現「心之行相」極微細，極難了知；而第八識所顯現「心之行相」更爲微細，更難了知、更難證得。若不能證知，則無能力正解第二、三轉法輪諸經，則無能力弘傳第二、三轉法輪諸經之真實義，則將爲人所輕，難以爲師弘法，難以接受信眾之廣大供養。然而自身既已出家，既已出世弘法、住持佛法，現大師相，焉可使人覺知自己根本尙無般若慧學之證量？焉可承認自己未悟、不懂般若經義？如何取信於眾人？由是緣故，索性否定第七、八識，則可免去「悟抑未悟」之質疑；師徒即可純就六

識心而說諸法，便可相安無事而廣受信徒供養也，此即是古今否定七八識之大師等人共有之心態，非唯今時台灣專以誤會後之南傳佛法取代大乘佛法之印順法師；等人之心態也，實是未悟而又好爲人師之部份法師居士所共有之心態也。

至於月稱「菩薩」之主張識唯有六者，亦非始作俑者，乃是古天竺晚期佛教之時勢所成者。此謂大乘菩提極難證悟，般若門中「成佛之道」內涵亦極難了知，是故少人能知二乘菩提異於大乘般若之所在，便以二乘菩提之法，妄言爲大乘佛法，加上「斷除我見我執而發大心，不取涅槃，即是行菩薩道，即可成佛」之邪說，省略親證般若實相法界阿賴耶識之內涵，依二乘法而主張識唯有六，便以此粗淺知見作爲成佛之道，取代大乘菩提正法。如是大眾皆悉誤會大乘佛法以後，以訛傳訛而成爲古天竺晚期佛教一時之共見，而諸大師共同弘傳之，言爲正法。非唯古天竺如是，今時台灣印順、昭慧、傳道、性廣、星雲、證嚴等人所說者亦復如是，絕無二緻。觀乎印順以二乘菩提之解脫道法理而言爲成佛之道，卻又誤會了二乘菩提之正義，然後於其書中處處主張識唯有六者，可證平實所言洵非虛妄也。而此主張古已有之，非是印順或宗喀巴個人之創見也；是故識共有六、有七、有九、有十之說，皆是已經老掉牙之千年故事也。

由是故說，專在「識共有六、有七、有九、有十」之上廣作文章者，不肯依止經中佛說「廣說有八」之聖教者，皆是重炒千年冷飯之人。如今楊、蔡、蓮：等人，續墮古人「識共有九」之邪見中而不自知，爲免此過而強言狡辯所建立之第九識同爲第八識，而不知此是千年冷飯，更取來熱烈的重炒一番，作爲佛法證量之增上，自信滿滿的展現於眾人眼前，用來否定正覺同修會之正法，焉可謂爲有智之人？彼等諸人雖然後時自稱未曾主張「識共有九」，後又言自身仍未證得第九識眞如，又辯言「眞如非心非識故非第九識」，然此實因拙文《略說八九識並存之種種過失》印行流通已，方始改口之說也；初時實說有第九識眞如能生阿賴耶識心體也。乃至今時猶自私下辯言：「阿賴耶識由眞如——清淨法界——所生，故是生滅法。」迄今仍有法蓮、紫蓮二人，依據楊、蔡之說寫成書籍公開流通可爲證據，證知余非虛言誣謗也。楊、蔡、蓮等人如是主張已，其所說眞如縱使不名爲第九識，本質仍是第九識心體也，若非心體則無可能出生第八識也，非因其強言爲第八識便可不是第九識也。是故楊、蔡、蓮等人今時已然進退兩難，言必失據，不能自救也；凡此皆由彼等初始根本已謬，是故其後所說所行欲求不謬者，皆不可得也。

復次，彼等諸人今時之走入岐途而自以爲增上者，亦有其因；謂彼等諸人對於經教不曾貫通，自身之觀行復又不足，是故未能圓成相見道位之「後得智」，初地道種智更不曾通達；又因爲文字障極爲嚴重，讀不懂經論文句之意義，是故隨言取義、依文解義而不依於真實義，成爲依語不依義之人；以如斯等事爲因，復又喜愛夤緣諸方，以斯爲緣，常有面見諸方法師居士共論法義之事，導致後來多研經教、預先準備談論內容之人提出質詢時，楊：等則因尚未通達經教故，復未發起相見道位之「後得智」故，非但不能開示妙義與人，乃至無力圓成自己所說之法教，由是緣故信心減退而對正法生起疑心；乃至後時被人所轉，改信印順法師之邪見，以印順法師對《起信論》之錯誤註解作爲理論主軸，以破余法。後因平實引據《起信論》原文破之，彼等乃專以自己發明創造之第九識新說，謂爲符於佛說經教真義，反謗余之八識正法爲粗淺之法，反謗余之言悟爲大妄語，倡言「證得能生阿賴耶識之第九識真如才是真悟、才是真見道，即是初地菩薩。」隨即以「大妄語地獄業」之名義，恐嚇我會中之初悟者及未悟者，令生恐慌，逼令離去我會，隨其修學。卻不知自己方是大妄語者，不知自己示人以初地果相時——狡辯真見道爲初地果證——以及初時自言已證佛地真

如、初地真如時，已是生起大慢心而墮於大妄語重罪中，卻顛倒其心，對他人以眞悟之眞見道而誠懇低判爲七住位者，誣謗爲大妄語、爲慢心，反作恐嚇之事與業，豈非顛倒行事之人？

復次，楊、蔡、蓮：等人另立「能生阿賴耶識之眞如」而成爲第九識本質，則此後閱讀一切經教時，都將導致無可避免的嚴重曲解經教意旨，而自以爲能通經教意旨；如今被平實所造《略說第九識與第八識並存：等之過失》一文所破，又被平實所造《燈影——燈下黑》所廣破，至今不能回辯自救，只能顧左右而言他，以種種飾辭籠罩學人，於出書往復辨正法義一事，無復能爲；十一月底又將被本會台南共修處老學員所組成之法義辨正小組所造《辨唯識性相、假如來藏》二書所破（編案：皆已出版），預料楊、蔡、蓮等人屆時將仍舊不能置辯——不敢出書回辨；對於與余當面辨正法義一事，無能力、更無膽氣敢爲。

然而爲首之楊：等數人多有閒暇故，於新春期間及SRS停課期間南北奔波串聯，因此而影響法蓮師、悟觀師：等三十位法師隨之退轉，致使本會所建立支持法蓮師弘揚正法之台南共修處，淪爲楊、蓮：等諸人破壞正法之另一根據地；由此因緣，本會認爲台南地區廣弘此法之緣未熟，擬停止台南地區一切共

修業務，不再於南部地區弘法，乃委派幹部：數人前往辨正法義後，再以函件對學員正式宣佈放棄彼處，任由法蓮師操控台南共修處道場。然因台南共修處之多數新學員極力反對，提出「責任說」，不斷強力要求本會派人繼續指導共修；本會聞已，深知難辭其責，乃由以前建立台南共修處之老學員別覓新址，另立直屬本會之共修處；彼諸台南老學員等人，並針對此一謗法事件而主動成立法義辨正小組，寫作《辨唯識性相、假如來藏》二書，回應法蓮、紫蓮二人之出書否定正法。

後時即因台南新共修處籌備完成，回復正法之共修，乃有會中台南地區新舊學員強烈要求：「應請平實導師於台南共修處新造佛像安座開光法會後，舉辦一場演講，澄清法義正訛，顯示正法真實，盡力搶救謗法之人免墮地獄罪中。」因此緣故，乃於二〇〇三年六月二十九日下午開講，以《真假開悟》為主題，以「眞如、如來藏、阿賴耶識間之關係」為內容，開示「眞開悟」與「假開悟」之差別，意欲再盡一番人事，以救彼等退分菩薩，令彼覺悟懺悔，庶能免除誹謗正法、破壞正法之長劫尤重純苦後世果報。亦作如是考慮：如是主題既是千年來所不斷諍論之因由，則不能不考慮未來學人仍將會有如是諍論，永遠不絕

如流；爲後世如斯輩人考慮之故，不能不整理成書、傳之後世，藉以消弭後人重蹈毀法覆轍之機緣。由是緣故，乃由本會新成立之編譯組，將錄音帶加以整理，轉成文字；即以轉謄完成之文字檔案，於今年二〇〇三年七月起在《正覺電子報》創刊號發行之時起，月月連載，以救彼等謗法者。今以文稿全部整理完成，演講當時所未說畢者亦已補寫完畢，乃付《正覺電子報》按月連載，期望速能救轉楊：等諸人；連載完畢後將彙集成書、梓行天下，傳之今時後世，以利彼等退分菩薩乃至後世學人。

復次，本書中所準備之「教證」資料極多，故在當時四個小時演講中，只能說及大約三分之一；未講部份只能在後來繼續以語體文之方式寫完。演講當時雖未指稱某些人姓氏，但因後來彼等諸人印行謗法之書籍廣寄會中學員、幹部、親教師，公然在文字上落實其「誹謗正法所依根本心阿賴耶識」之罪業；又因他們鼓勵隨從者將阿賴耶識心體所在之密意向人明說，欲破壞世尊所傳下來而特別告誡不許明說之正法根本之密意；如是虧損法事、虧損如來而令密意廣傳的結果，將會使外道及藏密應成派中觀見者，得有輕易盜法之機會，而正式公開扭曲正法，而破壞佛教全部正法之根本；亦將導致極多人明聞密意，將

同皆步其後塵而生疑心，再造共同謗法之大惡業，坐使廣大佛門弟子共同生疑、共謗正法；此事乃屬嚴重虧損法事、虧損如來之最重大極惡業，所以後來只得指稱楊：等諸人名號而說之；因此緣故，演講當時所說「不指名道姓」之事，在後來繼續寫作之時，以及後來出版前重新檢視內文時，即不得不因應彼事而取消之，是故此書中乃有「道姓而不指名」或「指名而不道姓」之舉。

又，此書已開始於《正覺電子報》中連載，連載完畢之後加以結集出版。於出版前，因與演講當時已經時移勢易，是故對於內文少數地方皆必須略加修飾及編輯，以符出版時之局勢情況，故與《正覺電子報》中連載時，偶有極少數地方文字或次序略有不同。復有第一章第三節後半部教證，係因演講當時之時間限制而跳過未講者，應當增補之，故有「當時講義雖有而錄音帶中未講」之情事，乃於後來寫作時補寫之。此等諸事在此書出版前，皆應於此緣起序文中一併加以說明，免生誤會。茲以此書已經補寫完稿，乃述此書出版之因緣，即以代序。

佛子 平實 謹記

於公元二〇〇三年 霜降

「法會現在開始！我是司儀蔡文元，在法會開始前，先來說明這場法會的緣起。前年蕭老師在我們台南道場作了兩場連續兩天的演講，講題是《心經密意》，相信在座有很多人記憶猶新；那場演講很精采，也廣受好評，後來出了一本書，在外面流通，使得千百年來流傳甚廣的《心經》，不再是那麼隱晦難懂了。話雖如此，那佛法的真實義理，難道讀了一本、十本、百本書，乃至讀了一整部大藏經，就能融會貫通而無所滯礙了嗎？也不盡然！因為佛法不像是世間法：靠博聞強記就能多少有所領會。佛法必須以長時多劫不斷的修証、體驗、觀行，才能有功德受用的現起，是故佛法甚深極甚深，對其餘清淨世界的菩薩們來說，已經是很深奧的法了，對於娑婆世界的有情來說，就更難明瞭了。

這個世界是五濁惡世，因此，藉有情往世多劫以來造下的無邊惡業，熏習了無量邪見與煩惱，成就了五濁惡世的人間。是故此界眾生的信力、慧力、福德普遍不足，戒行殘缺，性障習氣厚重，其中尤以邪知邪見橫行最爲嚴重。因